

琴台 潘國森

# 命案遠因是濫交！

最近兩宗兇殺命案引起全城熱議，案發後掌握輿論方向的主流傳媒循例數落政府的不是，然後又回復如常作息，或許在等候下一個指罵政府不是的機會吧！

二十歲香港少女在台灣橫死，屍骨不全，涉嫌行兇的男友回港，許多人關心引渡疑兇赴台應訊一事。以香港現行法例，因為案件在境外發生，似乎只能控以盜竊罪！因為港台兩地未有引渡罪犯的協議，台灣就長時間成為香港人逃避法網的首選地。

另一宗慘案是外婆涉嫌親手殺死外孫，社會福利界就乘機批評政府對情緒病患者支援不足。據資料顯示死者有自閉症，負責日常照料他的外婆又有情緒病，那麼社福界給出例如「社會的錯」之類的評斷，也就很順理成章了。問題是：「可以怎麼辦？」加社工？加津貼？加託兒服務？

我看兩宗慘案有一個共通點，根源就是意外懷孕！意外懷孕又因何發生？如果不好說是年輕人（尤其在女方）的「性濫交」，那起碼也算是對「婚前性行為」規劃不足而導致不幸後果吧！輕率的「婚前性行為」，本來就不單止影響個人福祉，還有可能傷及家人呢！

現時香港的性教育似乎是「性放縱派」估盡上風，中學女生偷吃禁果出了事而意外懷孕，有不少個案是駐校社工跨過了家長和老師，自行安排人工流產，就好像工人很敷衍地打掃地方，把垃圾掃入地氈下面，當作從來沒有事發生過！有現實個案是當事少女事後很自責和後悔，認為自己背叛了父母。雖則經過與師長詳細商量之後，結果仍是打胎處理，除了身體受傷之外，還要再加精神自責的雙重損

害。此地「性放縱派」的社工和教師唯一的法寶就是「加強避孕教育」！其實這無非是虛應故事，歐美許多「先進國家」早已向小學生大派「男用避孕套」，學校之內甚至有自動售賣機，結果還不是有大量少女未婚懷孕？說到底，那是因為在成年人世界有截然不同的博弈大戰略和小戰術。簡而言之，假如大家都是逢場作戲，男方總是不怕意外懷孕，女方「搞出人命」就經常要獨力承擔後果！

回到香港少女魂斷台灣一案，在死者朋友圈中盛傳她已懷孕，案情指疑兇似乎認為死者另有「性交對手」(Sexual Partner, 俗譯「性伴侶」，不甚貼切)，不肯做冤大頭、當便宜爸爸云云。故此可能在盛怒之下殺人。外婆殺外孫一案，原來母親是未婚媽媽，父親則早有家室。在男方是「婚外性行為」、在女方是「婚前性行為」。據說死者之母、疑兇之女因為工作忙碌，全靠有情緒病的外婆照料無辜小孩的日常起居。男方的父母其實願意分擔帶小孩的工作，卻被女方的外婆和媽媽斷然回絕。

二十歲女死者和這位未婚媽媽都是「人生規劃」出了問題，對於「婚前性行為」一事稍嫌草率，自我保護的意識較為薄弱。在芸芸「性開放」男女眾生之間，誰會重視避孕？男方會為了女方的福祉堅持避孕？還是香港主流性教育老師會鼓勵女孩隨時隨地自備「男用避孕套」？

此所以潘某人向來反對男童女童上相同的性教育課，不是我思想保守落伍，我只是真心希望年輕人在享受婚前、婚外性行為之餘，減少傷害自己、家人和社會而已！

萃神 余似心

# 藝術——這麼近那麼遠

在一個大型國際藝術展上，前來參觀者眾，包括慕名而來想知道什麼是藝術的人。會場上聽到許多不同的聲音，讓人反思什麼是藝術。

「看不明白！」「這也算藝術嗎？我家就常這樣亂七八糟的，豈不一屋藝術品！」「啊，是年輕人的玩意，我脫節了！」「噢，原來藝術和我這麼接近！」眼前的水桶與地拖的組合，又或隨便擺放的幾個網球和脫下的一雙皮鞋，油漆匠的工具和衣物組合……當然也有許多別具匠心的創意，令人眼前為之一亮。畢加索的畫沒多少人能明白，但就是散發着一份魅力。

以前的專上院校，開設的是美術系，現在已紛紛命名為視覺藝術系，把藝術的領域大大擴展，不囿於繪畫，現代的藝術更多元化，裝置藝術、行為藝術、立體藝術、視覺藝術佔上好大比重。藝術系出來的學生，不一定能繪畫一幅像樣的畫，學校也不一定要求他們的基本功要扎實，但就培訓他們要具創意，要懂得以多樣化的媒體去

表達自己的思維，不一定是別人眼中的美（可能這是不再稱為美術系的原因，一笑），而是個人意念的表達。很多人會用鏡頭、日用品，許多隨手拈來的東西去塑造腦中所想的一個概念，甚至以自己的身體動作來表達。

一些朋友曾問：「什麼人可以做藝術家？」又或聽人說：「我沒有藝術細胞的。」一般人也都覺得藝術是高高在上的，甚至遙不可及。我總覺得任何人也可以當藝術家，藝術家派和風格五花八門，總會找到一種自己喜歡而合適的。事實上，現代藝術就講求率性，可以很抽象也可以生活化，沒有任何界定，你表達出來的東西，有共鳴者，有賞識者，便是成功，便是藝術。



國際級藝術展品大有欣賞價值。 作者提供

網人 狸美美

# 電影院潛規則(一)

作為一名電影愛好者，小狸從來都覺得看電影這件事應該是嚴肅的。嚴肅的意思是要對電影有足夠的尊重，因為只有對電影足夠的尊重，才能給自己足夠完整的觀影體驗。尊重電影的最重要表現，在小狸看來就是不干擾、不缺失等。也所以，只要是進戲院，小狸從來不遲到、不和旁人說話、不吃零食——哪怕是一部爆米花電影。當然，這是小狸對自己的要求，對旁人則無權強求，但是，即便沒有影迷的神聖之心，一個公民的公德之心也還是應該有的。然而，上周的一次觀影，卻讓小狸非常煩惱。

那天一進戲院，身旁坐着一對講內地方言的男女，女生在嚼着爆米花，配合着吧唧吧唧的聲音。能把爆米花吃得這麼驚天動地也並不常見，所以小狸第一次偷偷瞄了她一下。一個年輕的女孩子，神情話語中透着傲嬌。燈光暗下來，小狸開始盤算，這部電影屬於商業片，等下轟隆隆的槍炮聲應該可以蓋住那驚天動地的爆米花和吧唧嘴……然而，現實總比電影更黑色幽默。本該觀影時吃的爆米花，電影一開場，她反而不吃；本該亮燈時看手機，燈一黑，她反而開始玩起來。

瞬間，漆黑的影院裡，除了一塊亮着的大銀幕，還有一塊亮着的小屏幕。小屏幕就亮在小狸的眼角餘光、以及心頭上，像一塊膏藥，更像《潛行凶間》裡的陀螺，時時讓人出神。可能有急事吧……她回覆一下應該就關上了吧……要不要去和她說呢？說了她不聽該怎麼辦呢？在整整半個

小時的時間裡，小狸因為這塊小小的屏幕而進行着各種心理活動和思想鬥爭，電影演的什麼自然全不知道。

在這個過程中，小狸一共又轉頭看了她三次，一次比一次動作大，但她和她的男伴都渾然不覺。第一次，發現她在刷朋友圈；第二次，發現她在刷淘寶；第三次，發現她在看電影，但手中的手機仍然保持高度亮屏……小狸終於意識到，指望其自行關機，不如直接請她關機。好在姑娘還算配合，也沒說什麼，又扒拉了兩下屏幕後把機熄了。但電影已然毀了。散場後，小狸有點好奇姑娘的行為：她即便在看電影，也沒想到要關掉屏幕，這說明她真的不覺得這會給別人造成困擾。真有這樣的人嗎？

帶着這個問題，小狸順手在網上搜了「電影院玩手机」的關鍵詞，沒想到出來的結果真的挺讓人吃驚也挺有趣。比如其中一名網友特意拋出一個提問，很認真很委屈地說自己在看電影時回微信被身旁的一個老外要求關機。「我說為什麼？他說這樣影響到他了，我很不明白，我平時看電影時從來不接電話，不與別人大聲交頭接耳，已經很注意讓自己不影響到他人，但是第一次聽說連手機都不讓用的。我和那老外說，請你不要將你自己的道德觀念強加於我身上，然後他說我很不禮貌。」該網友說他發帖的目的，就是想問問看電影是不是真有這樣的「潛規則」？

而由這個關鍵詞所引發出的「電影院惡習」更是討論者眾，看來「電影院潛規則」是個挺值得說道的問題。

思旋 思旋

# 人人得利獲派糖

今日是復活節最後一天假期，耶穌受難三日後復活的日子。信徒非信徒都會為自己的願望作祈禱，至於是否靈驗，又當別論。港匯近期日漸下調，港人出外旅行兌換多數國家貨幣，港幣都是貶值了。所以到外地旅遊的港人，花費也多了。

然而，港人最憂心的是港元匯率下調，息率卻未加。擔憂資金流出香港，也擔憂港元與美元的聯繫匯率觸底而可能引起金融風暴。所以在假期中，不少港人在祈禱祈求耶穌打救港元，使港元重生。不過世界各國貨幣匯率複雜多變，是否有黑手能撥亂反正，不得而知，投資者理財可得小心了。

復活節假期前，港股恒指在三萬一千點附近徘徊。至於假期後股市走向如何？能否復活？真的只有上帝才知曉。在市場打滾者，一定要量力而為，小心謹慎，不可過於冒進，才能小心駛得萬年船。不能復活，也不至於弄死自己。縱觀時局與世情，無論政治或經濟，不確定因素太多了，而催化市場的因又少之又少，投資理應小心為妙。

本來今年經濟在去年平穩發展中予人有所憧憬，舉世經濟今年都有望復甦，殊不知有始作俑者美國總

統特朗普，無端端弄一個「為美國利益」而作打貿易戰的行為，世界各國都有怨言，都認為若真的發起貿易戰，對誰都不會有利。肯定的是，各國都會因此怕影響其經濟的復甦，搞不好或許會是經濟大災害。幸而，在以世界大局為核心的中國，有習近平主席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不斷與各國加強溝通談判。正所謂「過得自己也要過得別人」，才能取得雙贏局面。若能如此，世界和諧，互利互補，該不會觸發大規模的貿易戰。

在香港，去年經濟取得快速增長，庫房收入大躍進。在特首林鄭月娥的理念指引下，還當於民，並以公平原則分配，例如在民生方面、投資基建方面，以民為重。最近更宣佈為三無人士派發四千元措施，幾乎是人人得利獲派糖。曾幾何時，很多沒有受薪的家庭主婦都埋怨是N無得益也無糖吃。而今，該批族群也獲四千元紅利，意外之財，當然樂呵呵。趁着復活節和清明節的長假，錢還未到手，已舉家外出春遊，像個大波士，好不開氣。但是也有慳儉的「守財奴」在港不往外遊，這些愛港分子，認為香港美景處處，尤其是杜鵑花開的時候，在港吃喝玩樂，也是一樂也。

## 百家廊

楊永年

# 雙廊遊記

小橋流水，上陳樓台亭閣。牆靠民居小院，窗嵌月色山光……服務員搬運行李之際，我下意識去到「大堂」的壁爐跟前。彩雲之南的冬天並不寒冷，但比之香港，倒也寒意絲絲。兩個白族服務員不請自來，點燃壁爐中的乾柴。一會兒便辟辟叭叭地火星四濺。莫非，這便是歡迎入住酒店的鼓掌聲。

第二天的安排是行街。女兒不去，她要在酒店一樓的水面平台上好好「發呆」。女兒常年穿梭於香港、內地和歐洲，位移、時差、語異；行情、匯率、交易；明爭、暗鬥、算計……太需要時間去作情緒的蕩滌，滿地的玉米一半是興奮一半是羞澀。何處傳來啾啾聲？推門一看竟是豬圈內一群乳豬在搶食。生於香港長於香港的外孫女從未見過生豬，更未見過餐桌上的乳豬，也曾有過這樣的歡天喜地。

第三天觀海。環洱海有公路。可乘公共大巴車，亦可租車自駕遊；自由散漫者可騎自行車，想入非非者可駕馬拉車。運氣好可遇上白族婚禮，伴娘一長串，個個勝天仙，着實養眼！保管你三年五載不會再看媽娃。洱海邊銀紅嘴鷗這場戲是永不落幕的。比之在昆明觀紅嘴鷗，保證你更加自然更加野趣。再往前走，是挖色古鎮。這個鎮名好古怪也好生誘惑。挖色？還有什麼「色」可挖的？那騎遊，那伴娘，那海鷗，哪一樣不是五顏六色！鎮上正逢趕集，蔬菜有春天的顏色，話語有泥土的顏色，人影有鄉愁的顏色。哇！我在此挖到「色」了，挖到生活的原色，挖到人性的底色。

雙廊也有不少美食。魚蝦蓮藕，生猛活鮮。加上土灶鐵鍋，家庭廚房，傳統烹飪，別有一番風味上舌尖。有酒，名「風花雪月」。呷一口，你便知道何為「酒不醉人人自醉」了。帶着微醺，回到酒店，推窗望外，夕陽半掩。一縷「浮雲遊子

# 生命中的告別

歲月在不经意间從指縫滑過，留下的，只是它看不見的遠去的足跡，那些遠去的人和事，有的已經變得十分模糊，但生命中的那些告別，卻總是令人難以忘懷。

那時候我們在鎮上讀初中，年輕的心已經知道離別這回事兒，一起上早晚自習，一起在操場上跑跳打鬧，在小樹林裡打羽毛球，承諾一輩子都是好姐妹的同學，以中考為界限，從此海角天涯。畢業那天，很多同學都泣不成聲，我們都還沒有讀懂青春，就已經嘗到了離別的滋味。

雖然都留了聯繫方式，一開始還寫寫信，後來慢慢地就中斷了聯繫。有很多同學，從來就沒有聯繫過。我們都曾經以為對方是青春歲月裡最重要的人，卻走着走着就散了。

也曾經深愛過一個人，為了他，情願談一場異地戀愛。為他寫過很多詩，也為他做過很多美好的夢，為他流過很多淚。以為這就是天長地久的愛了，只是沒想到隨着時間的流逝，他不再回應我，漸漸地就形同陌路。

讓我最傷心痛苦的告別是爺爺的去世。從小到大，爺爺都對我疼愛有加，小時候不會走路他背着我出去玩，長大一點教我讀書，手把手地教我寫毛筆字，中考失利萬念俱灰的時候，是他鼓勵我去復讀。所有的一切一切都隨着他的去世煙消雲散，愛與痛只能留在記憶裡。「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有些事看着看着就淡了/有些人想着想着就忘了/有些夢做着做着就醒了/才發現從前是我太天真/現實又那麼殘酷……」人到中年的我，聽着熟悉的歌聲，也漸漸明白，從同學到陌生人，有時會迅速到一個分離；從戀人到陌路人，有時也會物化為一件小事；從親人到生死兩隔，只是一個呼吸的距離。

時間的沙漏沉澱着無法逃離的過往，記憶的雙手總是拾起那些明媚的憂傷。世事滄桑，我讀懂了告別，讀懂了蘊藏其中的感情和珍愛，永遠不會分離！

意，落日故人情」思緒油然而生：大理，不僅是南詔國故地，更是比西漢開通的絲綢之路，早了一千多年的南方絲綢之路的一處重要集地。

距今三四千年前，一條由古蜀出發的南方絲綢之路，帶着華夏的絲綢，帶着《史記》稱的「邛竹杖」這樣的祀器，將其所承載的古蜀人的祖源記憶及其轉世輪迴意識，從今日的成都平原出發。當今的四川歷史學家段渝教授指出：南方絲綢之路「向南分為東、西兩路。西路沿蒼牛道南下，經今邛崃、雅安、榮經、漢源、越西、西昌、會理、攀枝花、大姚、西折至大理。東路從成都南行至今樂山、犍為、宜賓，再沿五尺道經大關、昭通、曲靖，西折經昆明、楚雄，進抵大理。兩道在大理會為一道，又繼續西行，經保山、騰冲，出德宏抵達緬甸八莫，或從保山出瑞麗進抵八莫，跨入外域。」

接下去有印度學者續絃，師覺月教授以他印度人的眼睛，從印度的那一頭看到中國的這一頭：「阿薩姆——緬甸到中國的這路線，起於印度的古代首府華氏城，途經瞻波、羯末囉只羅和奔那伐彈那，然後一直到阿薩姆的迦摩縷波（今古瓦哈蒂）。從阿薩姆到緬甸的早期路線和現在一樣，共有三條。一條自布拉馬普特拉河而上，到達帕凱山，之後穿過上緬甸。第二條經過曼尼普爾邦到達親敦河流域。第三條穿過若開邦，直達伊洛瓦底江流域。這些線路在緬甸的邊界臨近八莫的地方交匯，之後繼續穿越群山與河谷到達雲南府。」這應是一條完整的南方絲綢之路東段。再向西，經過中亞，到達埃及。復朝北，去到歐洲。

三四千年前的這條南方絲綢之路，為原始佛教的創建帶去了古蜀文化元素。讓古印度的貴霸王朝有了書寫王朝年表的材質絲綢（蜀布）。也使埃及的法老在公元前十一世紀就可以享受中國的絲綢。在希臘，雅典一處公元前五世紀的公墓裡發現了五種不同的平紋織品。有往有來，來而不往非禮也。這條南方絲綢之路，也為古滇國帶來了五彩的琉璃珠，為三星堆帶來了貝幣，為古代巴蜀帶來了柳葉劍……

第五天離開雙廊去麗江。一大早就被酒店大堂的電視吵醒，新聞節目說從重慶市開出的洲際列車，正沿着「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高歌猛進。

昨日 陶然

# 龍潭湖

那時剛從北京移居香港，對周圍的一切都不熟悉，也不認識任何親人外的人，粵語又不會講，比較孤獨。那時向報刊投稿，筆名都還不確定。於是，臨時用了「龍潭夢」。

這龍潭夢，其實源自北京的龍潭湖，只因那時在龍潭湖畔之夜，睜眼做了一場美夢，醒來猶覺恍惚，於是筆名便應運而生。

已經不太記得那篇隨筆究竟寫了些什麼，隱約只是那場夢吧，那時在朦朧籠地打盹，夜風徐徐吹來，忽然遠處飄來縹緲的歌聲：「……親人呀，我日日夜夜地想念你，從夜晚直到天明。為了你親人，流乾了我的眼淚浸濕了我的花枕……」乍醒，忽見前面一列火車正隆隆地疾馳，那列窗口燈火明亮，倒影映在湖面上，有天上人間之感。我尋思，這列火車是北去，還是南來？但我不能確定，只知道車站上有歡聚的快樂，也有別離的苦楚。

車站上，總是演出那一幕，尤其是在交通不那麼便利的時期。每逢離別，便要灑淚，或者依依不捨；再見已不知是什麼時候了。如果知道這一去，便再沒有回頭的希望，那就更加令人腸斷。但龍潭湖之夜靜悄悄，連蟲鳴聲也聽得分明。不知道那蟋蟀的聲音是從哪一處草叢中傳來，似近在眼前，又好像是遠在天邊。也許不是一處而是多處，奏成這一首月夜交響曲。忽然，一回頭竟有個中年漢子，就站在身後，好像在窺探什麼。見我回頭，愣了一下，又好像是沒什麼事一樣，踱着步，消失在夜幕中。而蛙聲，呱呱呱呱，從湖裡傳出來，看不清是哪一個角落，卻覺得帶着湖水的濕氣，原本應該吵得心煩，但在那一刻，卻仿似美妙的旋律。

位於北京東城區左安門的龍潭湖，是明朝嘉靖年間，為燒製城磚挖出的大片窪地，漸漸形成臭水溝。1952年開挖人工湖，把挖出的50多萬立方米的泥土，往湖中堆積成兩座小島，

並修建了環湖公路，修整為東、中、西三湖，其面積達680多畝，比什利海、後海、積水潭面積總和還大。本來，並沒有龍潭湖之名，此名是後來為梁思成所起。1984年到1985年突建成「龍潭湖公園」。公園以水景為主，突出龍和潭的特點。

夜愈在有如此歷史文化背景的龍潭湖，已是好多年前的舊事了。後來多次到北京，都沒有機會再去重溫舊夢。可是，那個月夜，那蛙聲一片，還有蟋蟀的唧唧聲，夜車馳過的燈火倒影在湖上的波動映射，還有那個面目朦朧的男人，始終在我腦海裡浮現。有時我會會想，即使我後來走過萬水千山，龍潭湖之夢，莫非就這樣徘徊，伴我青春之夢，永遠不去了？

這龍潭湖，在我生活歷程中應該只是片斷，但卻是濃重的一筆。於是，我我跟龍潭湖有了一個心靈的約會，即使無法重去，但卻不時重訪蛙聲蟲鳴和火車掠過的那個詩意晚上。